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星云奖双奖作品

天堂的喷泉

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



Arthur C. Clarke

【英】阿瑟·克拉克 著 陈经华 江昭明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星云奖双奖作品

Arthur C. Clarke

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

【英】阿瑟·克拉克 著 陈经华 江昭明 译

天堂的喷泉

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 by Arthur C. Clarke

Copyright © Rocke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79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的喷泉 / [英] 克拉克 著; 陈经华, 江昭明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4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396-6

I. 天… II. ①克… ②陈… ③江…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449号

图进字: 21-2010-74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天堂的喷泉

著 者 [英] 阿瑟·克拉克
译 者 陈经华 江昭明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屈 畅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9.25
字 数 17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4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ISBN 978-7-5364-7396-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世界科幻三巨头之一 ——阿瑟·克拉克

如果你是科幻小说读者，就很可能已经读过阿瑟·克拉克，因为他是世界科幻最具影响力的三巨头之一；即使你很少看科幻小说，你也可能会“认识”这位英国科学家，因为他是全球卫星通信理论的奠基人。当你使用手机或收看卫星电视时，应该对这位技术创想家心怀敬意。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获得了三次雨果奖、三次星云奖，于1986年被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SFWA）授予了终生成就奖——大师奖。在世界科幻史中，只有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艾萨克·阿西莫夫能与其比肩。

1917年12月16日，克拉克出生在英国萨默塞特郡的迈因赫德镇。他从小就喜欢阅读美国科幻杂志，沉溺于对未来的神奇幻想之中。但是在中学毕业后，由于无法支付上大学的费用，他只好在伦敦教育委员会负责养老金的部门中担任审计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从事与雷达技术相关的工作。

在克拉克服役的最后一年，即1945年，他在《无线电世界》（Wireless World）杂志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卫星通信的科学设想论文：《地球外的中继——卫星能提供全球范围的无线电覆盖吗？》（Extra-Terrestrial Relays, Can Rocket Stations Give World-wide Radio Coverage?）。该论文详细论述了卫星通信的可行性，为日后全球卫星通信系统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战后，克拉克到伦敦的国王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1948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

1946年，克拉克在《惊奇科幻故事》（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说《援救队》（Rescue Party）。在进行写作的同时，他还担任了《科学文摘》（Science Abstracts）杂志的助理编辑。1951年，克拉克出版了他两部科幻长篇《太空序曲》（Prelude to Space）和《火星之砂》（The Sand of Mars），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克拉克的早期小说深受英国早期科幻代表人物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的影响，充满了利用科学知识探索开发太阳系的乐观主义情绪。

1951年，克拉克为BBC（英国广播公司）创作了短篇小说《岗哨》（The Sentinel）。尽管该作品最后并没有被采用，但它却深刻地改变了克拉克的作家生涯。因为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便是以《岗哨》为蓝本写成的，而且从此之后，克拉克的小说中开始出现神秘主义元素，并将背景放在宏大的宇宙之中，讲述的大都是技术高度发达却又充满偏见的人类在遭遇了更高级的外星智慧生物后的故事。在这类小说的代表作《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 1953）、《城市与群星》（The City and the Stars, 1956），以及“太空漫游系列”（2001 Series）和“拉玛系列”（Rama Series）中，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遭遇最终促使人类“进化”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童年的终结》是克拉克第一部堪称经典的科幻小说。小说开始的场面，即外星人的太空飞船突然降临人类各大主要城市，曾先后被多部影视剧借鉴，比如著名的《独立日》。而在风靡世界的即时战略游戏《星际争霸》中，虫族（Zerg）也与小说中的外星人颇为相似：它们都拥有“母巢”（hive mind）式的集群意志，而虫族的宿主的名字“overlord”甚至就是直接照搬小说中外星人的称谓。在1988年《轨迹》（Locus）杂志读者投票奖中，《童年的终结》位列“永恒经典”（All-Time Best）排行榜第三位，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城市与群星》描绘了一座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宇宙城市，亿万年的时光流逝，城市居民已经忘却了城市穹顶外灿烂的星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其为“描写远未来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在1961年的《月海沉船》（A Fall of Moondust）中，克拉克的目光重

新回到了太阳系，它讲述了月球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一场灾难。一艘满载游客的游轮在由尘埃构成的月“海”中沉没，由于月尘有着独特的物理特性，加之月球没有大气，一场太阳系瞩目的救援行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英国著名科幻作家约翰·温德姆说《月海沉船》是克拉克最好的一本书。笔者对此并不认同，笔者认为克拉克最好的五本书当数《天堂的喷泉》《与拉玛相会》《2001：太空漫游》《童年的终结》和《城市与群星》，但无法否认，《月海沉船》有其独特的魅力。

1968年，《2001：太空漫游》出版。这部史诗般的作品场面宏大、气势雄伟，展现出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与另一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分享硬、软科幻最佳作品的宝座。这部作品首先是以电影的形式展现给观众的，由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影片一经公映便引起巨大反响，使科幻电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它吸引、激励、启发了整整一代人，而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最佳艺术指导等多项提名，并赢得了最佳视觉效果奖。

凭《2001：太空漫游》名声大噪之后，克拉克经常以评论家的身份出现，讲评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前景。1968年~1970年，克拉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部主持了关于“阿波罗”11号、12号和15号的节目；1980年，克拉克开始写作并主持十三集国际电视系列片《阿瑟·C.克拉克的神秘世界》和《阿瑟·C.克拉克的奇异力量》，这两部电视系列片分别于1981年和1984年在世界各国播出。

1972年，《与拉玛相会》（Rendezvous with Rama）出版，旋即将几乎所有的科幻奖项收入囊中，成为克拉克最受欢迎的小说。随后，它被扩展为一个独立的系列，与“太空漫游”系列并驾齐驱，成为克拉克晚年创作的核心。

1979年，克拉克创作了另一部代表作《天堂的喷泉》（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在这部小说中，他构想出了一种新技术——“太空升降机”（space elevator）。克拉克预言，这一技术将来必定会取代航天飞机，从而超越他以前做出的关于地球同步卫星的设想，成为新的传奇。

1986年，克拉克出资创建了“阿瑟·C.克拉克奖”，每年评奖一次，以奖励前一年出版的最佳英国科幻小说。

从1956年起，克拉克便移居到斯里兰卡居住。1988年，克拉克不幸罹患后小儿麻痹症候群，从此只能靠轮椅生活，但他仍然笔耕不辍。进入21世纪之后，步入耄耋之年的克拉克又与英国新锐科幻领军人物斯蒂芬·巴克斯特合写了三部小说。

总的来说，克拉克的科幻小说以出色的科学预见、东方式的神秘情调以及海明威式的硬汉笔法而著称，光明的前景和成就往往同怀疑和自我反省并存，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能够引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

除科幻小说外，克拉克在科学写作方面也硕果累累。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表彰克拉克在科普方面的贡献，授予了他卡林加奖。1969年，克拉克荣获华盛顿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科学作品奖。1994年，克拉克因其在1945年提出的有关全球卫星通讯的贡献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2000年5月26日，克拉克在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爵士爵位两年之后，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被授予“爵士奖”。克拉克的名字甚至被用于命名一颗小行星和一种在澳大利亚发现的角龙。此外，克拉克还是多个国家的科学和文学协会的会员，并被多所大学授予科学和文学博士学位。2008年3月25日，克拉克因呼吸衰竭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家中去世，享年90岁。

克拉克在数十年的科幻创作和科技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以“定律”的形式加以总结，这就是所谓的“克拉克定律”。

定律一：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科学家，如果他说某件事是可能的，那他几乎肯定是正确的；如果他说某件事是不可能的，那他非常可能是错误的。

定律二：只有一个方法能够弄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那就是：稍稍突破两者的分界线，进入不可能的领域。

定律三：任何技术，只要足够高深，都无法与魔法区分开来。

这三条定律虽带有一定的诙谐成分，但也包含很强的真理成分，成为人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时常参考的规范和准则。

纵观阿瑟·克拉克的一生，他当之无愧地是世界科幻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而他的作品也将永远是所有科幻爱好者必读的绝对经典。

天堂的喷泉

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 宫殿	1
第二部 寺庙	65
第三部 洪钟	119
第四部 高塔	163
第五部 攀登	195

第一部 宮 殿

1. 卡利达萨

岁月流逝,王冠变得越来越沉了^①。当初,令人尊敬的菩提达摩·马哈纳亚凯法师在加冕典礼上违心地把王冠戴到卡利达萨王子头上时,新国王惊讶地发现它轻得出奇。如今二十年过去,只要不违背宫廷礼仪,卡利达萨国王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卸下这个镶满宝石的金头箍。

这座巨岩要塞位于狂风呼啸的山脉之巅,需要讲究宫廷礼仪的场合不多,难得会有几个外交使节或请愿者攀登这座险峻的高山,请求觐见国王。许多到亚卡加拉山来的人,未及登上最后那段上坡路便止步折返。那条路穿过一头石雕雄狮的血盆大口,狮子拱身蹲伏着,似乎随时要从岩石表面纵身跃起。任何一位虚弱的国王都无法稳坐在这个高耸入云的宝座上。总有一天,卡利达萨会变得孱弱无力,甚至无法步行到自己的王宫。然而,他怀疑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一天,他的许多仇敌不会让他活到尽头方才消受失败的耻辱。

眼下,敌人正在扩军备战。他眺望北方,仿佛看见同父异母兄弟马尔加拉领兵返回故土,企图夺回塔普罗巴尼血迹斑斑的宝座。好在那种威胁暂时还远在天边,隔着季风肆虐的滔滔大海。

^①历代帝王一般都会将新得到的稀世奇珍加缀到王冠上,因此它的重量会一代代增加。

卡利达萨相信密探甚于相信占星学家,但是得知占星学家在这一点上与他所见略同,他深感欣慰。

马尔加拉已经等待将近二十年了,他运筹帷幄,四处游说,争取外国国王的支持。另一个仇敌则更加沉得住气,更加阴险狡猾,而且近在咫尺,永远虎视眈眈、高踞蓝天^①——斯里坎达圣山的正圆形火山锥耸立在中央平原之上,今天显得格外近。任谁看见那座山都会心生敬畏,而卡利达萨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这座森然逼近的高山以及它所象征的力量。

幸好,马哈纳亚凯法师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一边尖声长啸、一边挥动利牙冲锋陷阵的战象。这位高僧是个身穿橙黄色佛袍的老头子,全部家当仅包括一个化缘钵头和一片用于遮阳的棕榈叶。小和尚和侍僧们围着他诵经时,他盘腿静坐,以某种的玄妙方式摆布着众国王的命运——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

今天天空格外晴朗,卡利达萨看得见斯里坎达圣山顶峰的寺庙。由于距离遥远,它显得很小时,犹如一个白箭头。那座寺庙压根儿不像人类的建筑,它让这位国王想起年轻时见过的更大的山。当时他置身于马欣达大帝宫中,既是客人,又是人质。守卫马欣达帝国的巨人戴着箭头形头盔羽饰,它们用一种炫目的晶状物质制成,在塔普罗巴尼语中没有对应名称。印度人认为它是用魔法变出的水,但卡利达萨对这种迷信说法嗤之以鼻。

前往那座闪着象牙亮光的寺庙需要跋涉三天,第一天顺着王家道路走,穿过森林和稻田,后两天沿蜿蜒的阶梯拾级而上。卡利达萨从没登上过那座山峰,因为路的尽头是他惧怕又唯一无法征服的仇敌。有时候,看着香客们手中的火把在山壁上映出一条细

①这个仇敌就是给卡利达萨加冕的马哈纳亚凯法师,住在将近五千米高山顶峰的寺庙里,所以有“高踞蓝天”之说。“尊敬的菩提达摩·马哈纳亚凯法师”是斯里兰卡佛教神职系统的名号之一,名号世代相传,类似我国活佛转世系统的名号。

长的光带，他心中油然产生了妒忌之情——最下贱的叫花子都可以迎接圣洁的黎明，得到神灵的祝福，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却没有这种福分。

但他有自己的精神寄托。放眼望去，在护城河及防御土墙的护卫下，有一泓泓水池、一个个喷泉和一座座游乐园，他为此耗尽了王国的财富。当他在这些景致中玩腻了的时候，还有那巨岩上的女郎——他已越来越少召见有血有肉的姑娘了——那两百名不变的女神陪伴着他。他常常向她们倾吐心声，因为别人他都无法信赖。

西天响起隆隆雷声。卡利达萨不再顾及大山咄咄逼人的威胁，茫然企盼着天降喜雨。这个季节的季风姗姗来迟，为岛上复杂的灌溉系统供水的人工湖差不多都干涸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看着最大的人工湖闪烁着粼粼波光——据他所知，他的臣民仍然胆敢沿用他父亲的名字，把这个湖称作帕拉瓦纳·萨穆德拉，意为帕拉瓦纳海。这个人工湖经过几代人的艰辛挖掘，直到三十年前才告竣工。在早年较为幸福的日子，年轻的卡利达萨王子会站在父王身边，满怀豪情地望着大闸门徐徐打开，生命活水随之滚滚流向干涸的土地。整个人工湖浩瀚无垠，涟漪轻荡，像镜面一样映出金城拉纳普拉的圆屋顶和塔尖，王国里没有哪处景观比得上它妩媚动人。

拉纳普拉是王国的旧首都，卡利达萨为实现梦想，已把它放弃了。

又一阵滚滚雷鸣，但是卡利达萨知道，雷声不会带来雨水。即使在这魔岩^①的顶点，空气也依然静息不动，没有丝毫突发的不定向阵风预示着季风的来袭。在雨水最终降临之前，饥荒可能会给

①亚卡加拉山的顶峰，常常又称为巨岩。卡利达萨放弃旧都拉纳普拉，在亚卡加拉山上建造天堂，在魔岩顶上建造他的天国。

他增添新的麻烦。

“陛下，”侍臣阿迪加柔声禀报，“使节就要走了。他们希望再一次拜见您。”

啊，是的，横渡西洋、远道而来的两个脸色苍白的大使！卡利达萨舍不得就这么送走他们，因为他们用蹩脚透顶的塔普罗巴尼语讲述了许多海外奇迹，而且他们愿意承认，他们所说的奇迹没有哪一件比得上这座空中的要塞宫殿。

于是卡利达萨转过身，背对那座顶部发白的高山和周围干焦晃眼的土地，步下花岗岩阶梯，向接见厅走去。在他身后，内侍们捧着象牙和宝石，准备作为礼品送给那两位高大傲慢的大使。向国王告别后，他们将带着塔普罗巴尼的珍宝，渡海前往一个比拉纳普拉年轻几个世纪的城市，去暂时转变哈德良皇帝^①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

马哈纳亚凯法师^②缓慢地向北堞墙走去，佛袍在寺庙的白色灰泥墙衬托下映射出橙色的亮光。遥远的山脚下，棋盘似的稻田从一边地平线扩展到另一边地平线，条条深色灌溉渠纵横其间，帕拉瓦纳海闪动着蓝色波光——这片内陆海对面便是拉纳普拉城，那里神圣的圆屋顶犹如一个个漂浮着的魔法气泡，假如你知道准确的距离，便会意识到那些圆屋顶实际上大得出奇。

三十年来，法师一直关注着随时变化的自然现象。但他知道，大自然变化神速，且十分复杂，他永远无法把握所有的细枝末节。

①哈德良(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生于西班牙，从军随图拉真皇帝转战各地。图拉真死后，哈德良被军队拥立为帝，对外采取慎守边境政策，在不列颠境内修筑“哈德良长城”；对内加强集权统治，提倡法学，奖励文学艺术。

②前文提到的马哈纳亚凯法师生活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与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为同时代人。这里的马哈纳亚凯是八十五世法师，生活于22世纪。下文中，他凭想象看见的亚卡加拉山上的石狮已不复存在。

随着季节交替,色彩变换,分界线的迁移——在云朵飘过的一瞬间就有物换景移。菩提达摩思忖着,直到他逝去的那一天,他依然会看到新景象。

只有一个地方与所有赏心悦目的景色格格不入。从这个高度看去,魔岩虽然显得很很小,但它灰色的岩体仿佛是个天外飞来的入侵之物。据传说,亚卡加拉山原是盛产草药的喜马拉雅山顶峰的一块断岩,拉马亚纳战役结束时,神猴哈奴曼为拯救受伤的伙伴,匆忙间连药带山一起搬走,不慎让断岩掉落下来,成了亚卡加拉山。

不消说,在这么远的地方不可能看到卡利达萨劳民伤财建造的山顶都城细节,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一道细线,大概是游乐园的外围防御土墙。然而,魔岩确有非凡的魅力,令人永世不忘。马哈纳亚凯法师想象着巨狮的爪子从悬崖峭壁上伸出来,仿佛自己就站在狮子的双爪之间——头顶是堞墙围绕的平顶高地,而该死的国王依然在上面踱步……

天上忽然传来隆隆雷鸣,声音迅速增强到最大,震撼了山岳。雷声持续不断,响彻天空,渐渐消逝于东方,回声则回荡于地平线四周边缘,长达数秒之久,但谁也不会误认为那是雨水来临的前奏。根据预报,三星期之内都没有雨水——季风监控台预报的误差从不大于二十四小时。等回声消逝,马哈纳亚凯转过身来望向随员。

“专用的再入走廊^①也不过如此嘛。”他的话中略带几分愠怒,作为佛法的阐述者,是不应如此动情的,“咱们记下仪表读数了吗?”年岁较小的和尚向戴在手腕上的麦克风简短地问了几句,然后等待回答。

“记下了。最高值是一百二十。比上次记录高五分贝。”

①航天飞机从外层空间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航线。

“照例给肯尼迪或者加加林控制中心发抗议,随便发给哪个都行。不,给两个控制中心都提提意见。当然啦,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它能起什么作用。”

他的目光跟随着天上渐渐消散的雾化尾迹,菩提达摩·马哈纳亚凯法师——他已是顶着这一名号的第八十五世高僧——突然萌生了一种违背佛门的幻想:卡利达萨一定有手段治治宇航公司的经营者,这些家伙只会盘算着将每公斤货物送入轨道能挣多少美元……对付他们,卡利达萨可以动用尖桩、装有铁蹄的大象或者沸腾的油锅。

两千年前的生活毕竟要简单得多。

2. 工程师

他的朋友们叫他约翰,可悲的是,这些朋友正在逐年减少。世界倘若记得他,会叫他拉贾。其实,他的全名是约翰·奥利弗·德·阿尔维斯·斯里·拉贾辛哈,这个名字体现了五百年的历史。

有个时期,来魔岩的游客会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寻觅他的踪迹,但到如今,距他曾是太阳系最熟悉面孔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时间。他不怀念过去的荣耀,因为荣耀固然给他带来了全人类的感激之情,也给他带来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枉然悔恨,使他为自己浪费掉的生命深感痛心——当时倘若多一点远见和耐心的话,那些生命本来是可以得到挽救的。回头看去,现在很容易看出当时该怎么消除奥克兰危机,或者把不情愿签署撒马尔罕条约的各方召集在一起。责怪自己以前犯下的不可避免的错误是愚蠢的,然而有时候,良心的自责仍使他痛苦不堪,比昔日巴塔哥尼亚人的子弹残留的伤痛更加令人难以消受。

没人相信他会死心塌地退隐这么久。“不出六个月你就会出山的,”世界联邦^①的朱总统对他说过,“权力使人上瘾。”

“对我可不起作用。”拉贾辛哈坦诚地回答。

^①历史发展到现在(22世纪),全世界已统一成一个世界联邦,或谓世界国,没有独立于联邦之外的国家。朱是现任世界国总统,拉贾辛哈曾经担任全球政治事务调解员。